

ZHONGGUOGUD

AIZHIXUEMINGZHUQUANYICONGSHU

子非韩全译

中国古代哲学名著

译丛书

●建国以来首次集中了儒、释、道三家精华的译文

陈明 王青 译注

全

(下册)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韩非子 全译

中国古典名著全译丛书

全译

韩非子
全译

全

全译

中国古典名著全译丛书
全译

陈明 王青·译注

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

韩非子全译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非子全译/ 陈明, 王青译注. 一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8. 8
(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)
ISBN 978-7-80752-158-7

I. 韩… II. ①陈…②王… III. ①法家②韩非子一译文
IV. B226. 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9248 号

韩非子全译 (下)

陈明 王青 译注

责任编辑	周田青 童际鹏
封面设计	张光明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 (028) 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3mm×140mm
总 印 张	30 (本册印张 14.5)
字 数	370 千
书 号	ISBN 978-7-80752-158-7
定 价	65.00 元 (上、下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

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

解题：在本篇的六段经文与说文中，第一、二段都是说明人主听言，不应追求表面的文采，而应注重实际的功用，雄辩动听的言辞往往是不切实际的空说；第三段指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情感，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，并对那些死守先王之道的行为进行了嘲笑；第四段针对当时名高而无用的“居学之士”，指出如果君主重用他们，将导致亡国之祸；第五段反对君主事必躬亲的主张，强调君臣各有职责；第六段论证君主必须讲究信用，然后才能推行法治。

经 一

明主之道，如有若^[1]之应密子也^[2]。人主之听言也，美其辩；其观行也，贤其远。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，其行身也离世。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。故墨子为木鸢，讴癸筑武宫。夫药酒忠言，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。

注释：

[1] 有若：字子有，春秋时鲁国人，孔子的门徒。

[2] 宓子：即宓子。

译文：

经一

英明君主治国的原则，就如有若回答宓子所说的那样。君主听取言论，以巧辩为好；观察品行，以高远为好。所以群臣、士人、百姓的谈论就迂阔，行动就脱离实际。这个道理的说明在田鸠与楚王的对话中。所以墨子做木鸢巧而无用，讴癸用歌声鼓舞修筑武官。药酒忠言的道理，只有明君、圣主才知道。

说 一

宓子贱治单父^[1]。有若见之曰：“子何臞也？”宓子曰：“君不知贱不肖，使治单父，官事急，心忧之，故臞也。”有若曰：“昔者舜鼓五弦、歌《南风》之诗而天下治^[2]。今以单父之细也，治之而忧，治天下将奈何乎？故有术而御之，身坐于庙堂之上^[3]，有处女子之色，无害于治；无术而御之，身虽瘁臞^[4]，犹未有益。”

注释：

[1] 宓子贱：名不齐，春秋时鲁国人，孔丘的门徒。单（shàn 善）父：春秋时鲁国地名，位于今山东单县。

[2] 《南风》：古代诗歌篇名。

[3] 庙堂：宗庙，古代在宗庙里商讨国事和发布作战命令。这里借指朝廷。

[4] 瘁：劳累。

译文：

传一

宓子贱任单父的长官，有若去见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瘦啊？”宓子贱说：“君主不知道我宓子贱没有德才，派我治理单父，公务紧急，心中忧虑，所以就消瘦了。”有若说：“从前舜弹着五弦琴，歌唱着《南风》之诗，而天下大治。现在单父这样小的地方，治理它还要忧愁，要是治理天下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有法术的人来统治，可以身坐朝廷之上，面如处女之色而不妨害对国家的治理；不掌握法术来治理国家，尽管累得身体消瘦，还是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。”

楚王谓田鸠曰^[1]：“墨子者^[2]，显学也^[3]。其身体则可^[4]，其言多而不辩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，令晋为之饰装，从衣文之媵七十人^[5]。至晋，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。此可谓善嫁妾，而未可谓善嫁女也。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，为木兰之楫，薰于桂椒^[6]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^[7]，辑以翡翠^[8]。郑人买其楫而还其珠。此可谓善卖楫矣，未可谓善鬻珠也。今世之谈也，皆道辩说文辞之言，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。墨子之说，传先王之道，论圣人之言，以宣告人。若辩其辞，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^[9]，以文害用也。此与楚人鬻珠、秦伯嫁女同类，故其言多不辩。”

注释：

[1] 田鸠：即田俅，战国时齐国人，墨家人物。

[2] 墨子：即墨翟（dí 敌，约前 480—约前 420），战国时期鲁国人，曾做过宋国大夫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[3] 显学：声名显赫的学者。

[4] 身体：亲自实践。

[5] 文：指彩色华丽的衣服。媵（yìng 映）：陪嫁的妾。

[6] 桂椒：肉桂和花椒，两种香料。

[7] 玫瑰：红色的玉。

[8] 辑：聚。翡翠：绿色的玉。

[9] 直：通“值”，价值。

译文：

楚王对田鸠说：“墨子这个人，是个著名的学者。他能身体力行是好的，然而他的言论很多却不动听，为什么呢？”田鸠说：“从前秦国的君主秦伯把他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，叫晋国为她准备好嫁妆，跟过去陪嫁的妾有七十人。到了晋国，晋国人喜欢陪嫁的妾而看不起秦伯的女儿。这可以说是善于嫁妾，而不能算是会嫁女。有一个楚国人到郑国卖珍珠，用木兰做了一个匣子，用肉桂、花椒等香料薰过，镶嵌着珠玉，用红色的玉石装饰，用翡翠点缀。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，却退还了他的珍珠，这可以叫做善于卖匣子，不可以叫做善于卖珍珠。现在发表言论的人，都是说些漂亮动听的话，君主看到华丽的文辞就忘了它是否有用。墨子的学说传授先王的道术，论说圣人的言语来向人们宣扬。如果要修饰他的文辞，那恐怕人们会喜爱它的华美而忘掉文辞本身的价值，因华丽损害了实用。这与楚

人卖珠、秦伯嫁女是同类，所以墨子言论多，但不动听。

墨子为木鸢^[1]，三年而成，蜚一日而败^[2]。弟子曰：“先生之巧，至能使木鸢飞。”墨子曰：“吾不如为车輶者巧也^[3]。用咫尺之木，不费一朝之事，而引三十石之任，致远力多，久于岁数。今我为鸢，三年成，蜚一日而败。”惠子闻之曰^[4]：“墨子大巧，巧为輶，拙为鸢。”

注释：

[1] 鸢：鹰的一种。木鸢：用木头做的鸢。

[2] 蜚：通“飞”。败：毁坏。

[3] 輶：连接车辕和车衡的一个部件。

[4] 惠子：指惠施，战国时宋国人，名家的代表人物。

译文：

墨子用木头做鸢，三年才做成，可是飞了一天就坏了。他的弟子说：“先生的手艺真巧妙，以至能使木鸢飞起来。”墨子说：“我不如做车子插销的手艺巧妙。做车子插销仅用尺把长的木头，不要一天的工夫，做成后就能牵引三十石的东西，走得很远负重很大，可以用很多年。而现在我制作木鸢，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做成，飞一天就坏了。”惠施听到后说：“墨子真聪明，他知道做车子插销是灵巧的，做木鸢是笨拙的。”

宋王与齐仇也，筑武宫^[1]。讴癸倡^[2]，行者止观，筑者不倦。王闻，召而赐之。对曰：“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^[3]。”王召射稽使之讴，行者不止，筑者知倦。王曰：“行者不止，筑者

知倦，其讴不胜如癸美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王试度其功。”癸四板^[4]，射稽八板；擿其坚^[5]，癸五寸，射稽二寸。

夫良药苦于口，而智者劝而饮之，知其入而已己疾也。忠言拂于耳，而明主听之，知其可以致功也。

注释：

[1] 武宫：宋国供练习武艺的一种建筑物。

[2] 讴癸：名叫癸的歌手。倡：通“唱”。

[3] 射稽：人名，生平不详。

[4] 板：古代用木板夹土筑墙。一板长一丈，宽二尺。

[5] 擿（zhì 志）：投掷，引申为戳捣。擿其坚：指检查筑墙的质量。

译文：

宋国的君主与齐国有怨仇，所以建筑练武用的宫室。一个叫癸的歌手唱起歌来，走路的人都停下来观看。建筑武宫的人忘记了疲劳。宋王听说了，把癸召来给予赏赐。癸说：“我的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比我还好。”宋王把射稽召来并叫他唱歌，可是走路的人不停步，筑武宫的人感到很疲倦。宋王说：“走路的人不止步，做工的人感到疲劳，这样看来，射稽歌唱得不如癸好听，为什么？”癸说：“请大王检查各人的功效。”检查下来癸唱歌时做工的人筑了四板墙，射稽唱歌时做工的却筑了八板墙；再戳检墙的坚固程度，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戳进去五寸深，而射稽唱歌时筑的墙只能戳进去两寸。

好药往往是苦的，但聪明的人却鼓励自己喝下去，他知道喝下去了能把自己的疾病治好。忠恳的话语往往不顺耳，但英明的君主却能尽量听取，他知道这样做就可以成就他的事业。

经 二

人主之听言也，不以功用为的^[1]，则说者多“棘刺”、“白马”之说；不以仪的为关^[2]，则射者皆如羿也。人主于说也，皆如燕王学道也；而长说者，皆如郑人争年也。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，故季、惠、宋、墨皆画策也^[3]；论有迂深闳大^[4]，非用也，故魏、长、瞻、陈、庄皆鬼魅也^[5]；行有拂难坚确^[6]，非功也，故务、卞、鲍、介、田仲皆坚瓠也^[7]。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^[8]，范且穷工而弓折^[9]。是故求其诚者，非归咎也不可。

注释：

[1] 的：箭靶，引申为目标。

[2] 仪：准则。关：关口，比喻衡量是非的客观界限和标准。

[3] 季：指季良，一作季梁，战国初期杨朱学派的代表人物。惠：指惠施。宋：指宋钐（jiān 坚），一作宋轻（kēng 坑），战国初期黄老学派的人物。墨：指墨翟。

[4] 闳：通“弘”。

[5] 魏、长、瞻、陈、庄：指魏牟、长卢子、詹何、陈骈、庄周五个人，都是战国时期的道家人物。瞻，通“詹”。

[6] 拂：违背。难：拒斥。拂难：指违背常规的桀骜之行。坚确：坚定固执。

[7] 务、卞、鲍、介、田仲：指务光、卞随、鲍焦、介子推、陈仲子，都是古代所谓的清高、廉洁之士。

[8] 虞庆诎匠也而屋坏：虞庆，即虞卿，战国时赵国人，因进说赵孝

成王，被任为上卿。“庆”通“卿”。虞庆虽能把匠人驳斥得无话可说，然而匠人照他的话所造出的屋子却坏了。

[9] 范且穷工而弓折：范且把做弓的人说得无言可对，然而工人照他的话做出来的弓却折断了。范且，即范雎。

译文：

经二

君主听取言论，如果不以功用为目的，那么游说的人多半会说些能在棘刺尖端刻猴、白马非马之说之类的话；不以箭靶为目标，那么射箭的人都成了像羿这样的射箭能手了。君主对于进说，大都像燕王派人从事不死之道那样；而擅长辩说的人，大都像两个郑人争哪个年长一样无聊。所以语言有精辟、微妙但不是一定需要的，所以公孙龙、惠施、宋钐、墨子的言论都像画过的策，虽然微妙艰深但并不值得提倡。言论有深远宏大而没有功用的，所以魏牟、长卢子、詹何、陈骈、庄周的学说都像图画中的鬼魅一样，可以任意杜撰。行为有违背常规、坚定固执却并无实际用处的，所以务光、卞随、鲍焦、介子推、陈仲子都和坚硬的实心葫芦一样没有用处。而且虞庆驳倒工匠，房屋却塌了；范雎难倒工匠，做出的弓却折了。所以追求真诚的人一定知道游戏用的泥土不能当饭吃，非得回家吃饭不可。

说 二

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^[1]，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^[2]。燕王因以三乘养之^[3]。右御冶工言王曰^[4]：“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。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，故以三月

为期。凡刻削者，以其所以削必小。今臣冶人也，无以为之削，此不然物也，王必察之。”王因囚而问之，果妄，乃杀之。冶人谓王曰：“计无度量，言谈之士多‘棘刺’之说也。”

注释：

[1] 棘：一种像枣树一样多刺的树。棘刺之端：棘刺的尖端。母猴：即猕猴。

[2] 斋：斋戒。古人祭祀前，沐浴洁身，不吃酒肉，称为斋戒。

[3] 乘：古代规定土地方六里出兵车一乘。到战国后，就以方六里的面积为一乘。以三乘养之：即给三乘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。

[4] 右御：官名，掌管进用器物一类事情。右御冶工：右御属下的冶工。

译文：

传二

有一个宋国人，请求为燕王在棘树刺的尖端上雕刻猕猴，但燕王必须斋戒三个月，然后才能观看它。于是燕王就用方圆十八里土地的俸禄供养他。右御冶工对燕王说：“我听说君主从来没有十天不摆宴吃喝斋戒过。现在他知道君王不会斋戒这么长时间来观看无用的东西，所以以三个月为期限。凡是雕刻，用以雕刻的工具必须比雕刻的器物小，现在我是工匠，我没有办法找出这样小的刻刀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大王必须明察它。”燕王于是把这个宋国人拘禁起来审问，果然是假的，就把他杀了。工匠对燕王说：“对计谋不进行审察，进说献计的人的话大多是能在棘刺尖上刻猕猴之类的话。”

一曰：燕王好微巧。卫人曰：“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。”燕王说之，养之以五乘之奉。王曰：“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。”客曰：“人主欲观之，必半年不入宫^[1]，不饮酒食肉。雨霁日出，视之晏阴之间^[2]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。”燕王因养卫人，不能观其母猴。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^[3]：“臣，削者也。诸微物必以削削之^[4]，而所削必大于削。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^[5]，难以治棘刺之端。王试观客之削，能与不能可知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谓卫人曰：“客为棘刺之母猴也，何以理之？”曰：“以削。”王曰：“吾欲观见之。”客曰：“臣请之舍取之。”因逃。

注释：

[1] 半年不入宫：半年不到内宫去，即不与女人同宿。

[2] 晏：阳，引申为晴。

[3] 台下：疑是郑国地名。

[4] 以削削之：用刻削的刀来刻削它。

[5] 棘刺之端不容削锋：棘刺尖上容不下削刀的刀锋。

译文：

另一种说法是：燕王喜欢小巧的东西。一个卫国人说：“我能在棘树的尖上雕刻猕猴。”燕王很高兴，用五乘的俸禄来供养他。燕王说：“我想看客人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。”客人说：“君主要看的话，必须半年不进后宫与妃子同宿，不喝酒不吃肉。在雨停日出，阴阳交替之时来看，棘刺上的猕猴才能看见。”于是燕王只好供养这个卫国人，不能看他在棘刺上刻猕猴。郑国台下地方有一个铁匠就对燕王说：“我是做削刀的。凡是细微的器物必须用刻削的刀来刻削它，而被刻削的东西必定大于削刀。

现在棘树刺的尖端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，削刀不能在棘刺上刻削，君王可试看他的削刀，那么能不能在棘刺上雕刻猕猴就知道了。”燕王说：“好。”就问这个卫国人说：“客人在棘刺上雕刻猕猴，用的是什么工具？”卫人说：“用削刀。”燕王说：“我想看看你的削刀。”客人说：“请允许我回住所把削刀拿来给您看。”于是乘机逃走了。

兒说^[1]，宋人，善辩者也，持“白马非马也”服齐稷下之辩者^[2]。乘白马而过关，则顾白马之赋^[3]。故籍之虚辞，则能胜一国；考实按形，不能谩于一人^[4]。

注释：

[1] 兒说（ní yuè 尼悦）：战国时宋国人，名家人物，活动年代约在齐宣王时。

[2] 白马非马：指“白马不是马”的命题。名家的这个命题大体是这样论证的：“马”与“白”是两个概念，“马”讲形状，“白”讲颜色，“白马”是两个概念的复合，不同于单纯一个概念的“马”。稷下：地名，齐国聚众讲学的地方，在都城临淄稷门外。

[3] 顾：通“雇”，酬报，交纳。赋：税。

[4] 谩：欺骗。

译文：

兒说，是宋国的善辩者，他主张“白马非马”的学说并说服了齐国稷下的辩论者。然而，他乘白马经过关卡，却仍要交纳白马的税。所以凭借空话，能胜过整个国家；但要按实际情形考察，就一个人也欺骗不了。

夫新砥砺杀矢^[1]，彀弩而射^[2]，虽冥而妄发，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，然而莫能复其处，不可谓善射，无常仪的也。设五寸之的，引十步之远，非羿、逢蒙不能必全者^[3]，有常仪的也。有度难而无度易也。有常仪的，则羿、逢蒙以五寸为巧；无常仪的，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。故无度而应之，则辩士繁说；设度而持之，虽知者犹畏失也，不敢妄言。今人主听说，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，不度以功，誉其行而不入关。此人主所以长欺，而说者所以长养也。

注释：

[1] 砥砺：磨。杀矢：打猎用的箭。

[2] 彀（gòu 够）：张。彀弩：张满弓弩。

[3] 羿：古代传说中的射箭能手。逢（páng 庞）蒙：传说中是羿的徒弟，射箭能手。

译文：

新磨好的箭头，用弩发射，即使是闭着眼睛乱射，箭头的末端未尝不可以射中像秋毫一样细微的东西，然而不能再次射中原处。这不能算是善射，因为没有固定的目标。设置一个五寸大的靶子，从十步远的地方拉弓发箭，不是羿、逢蒙这样的射箭能手不一定能全部射中，因为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。所以有法度就困难，没有法度就容易。有固定的箭靶作目标，羿、逢蒙这样的神箭手能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巧妙了；没有固定的箭靶闭目乱射，即使射中秋毫这样的细物也被认为是笨拙的。所以没有一定的法度来验证它，那么辩士就会用繁言进说；设

置一定的标准用它来衡量言论的虚实，那么即使是智慧的人也怕说话有失误，不敢乱说。现在君主听了辩士的话，不用法度来验证他们的言词却喜欢它的动听，不用功效加以衡量，赞赏他们的行为却不问是否合乎标准，这就是君主长期被欺骗，而说客长期被供养的原因。

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，王使人学之，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。王大怒，诛之。王不知客之欺己，而诛学者之晚也。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，不察之患也。且人所急无如其身，不能自使其无死，安能使王长生哉？

译文：

有一个客人要教燕王长生不死的办法，燕王就派人去向他学。去学习的人还没有把长生不死的办法学到手，这个客人就死了。燕王大怒，杀了派去学习的人。燕王不知道客人在欺骗他，却责怪这学习的人学得太晚了。相信那些不可能有的东西而杀掉没有罪过的臣下，这是不明察的危害。况且人看重的是他自己的生命，这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，又怎么能使君主长生呢？

郑人有相与争年者^[1]。一人曰：“吾与尧同年。”其一人曰：“我与黄帝之兄同年。”讼此而不决，以后息者为胜耳。

注释：

[1] 争年：争论年龄大小。